

新民画廊俱乐部

女画家王守中的山水烟云之梦

◆ 舒士俊

相传道家以“却食吞气”祈长生,认为“烟云供养”可致长寿,古代的山水画家遂多以“烟云供养”为自喻之辞。而今城市化大力推进,带来都市的繁华喧嚣,人们又开始热衷回归自然、向往山林。沪上女画家王守中,所作山水画清婉秀润,尤其是其颇具特色的金笺山水,近年来受到许多藏家的青睐。

现为上海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、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上海海派书画院理事、上海书画院画师的王守中出身中国画世家,乃父王康乐为黄宾虹和张大千二位大师的弟子,于山水积墨晕彩卓有成就;其兄王克文亦擅丹青,有画学著述多种问世。在翰墨家庭耳濡目染之下,王守中的山水烟云之梦从幼年便已开启。最早是趴在案头痴痴地看父亲挥毫,之后是喜欢胡乱涂鸦,紧接着是在父亲的指点下临稿;反复临习元代王蒙、明代沈周和清代龚贤、石溪那一路繁密而厚实的山水,伴随着她早期的丹青生涯。那日精月深的功力积累,现今许多男画家亦视为畏途,王守中却无怨无悔一头扎了进去。这不仅锤炼了她笔底的气韵,也使她对传统山水图式的开合收放有会于心。

现今不少画山水的不屑、其实也是怯于对传统下大功夫,结果作画便只好玩弄个人小聪明,变不出大格局;而王守中善于层层峦迭嶂、山重水复的全景式游观山水,且能时不时在笔下产生境界的转换,正由于她灵动地汲取了传统山水图式的精华。面对大山大水她既下笔不

怯,册页扇面小品更是驾轻就熟,尤其金笺山水,她画的既气象阔大沉厚,又富丽堂皇,颇为藏家所好。

现今中国画市场纷纷趋奉工笔,一方面显示了当下传统写意格调之明显衰退,使不少人已不懂欣赏潇洒写意;另一方面,那种一味趋奉工致的风气,其实倒也与当今之盛世富豪气象有些相合。回望历史,我国早期典丽工整的贵族文人画,不就兴于盛唐之世吗?自古以来,层峦迭嶂、龙脉深厚之大山水,似乎总以其承传兴旺之寓意而引人喜好,加之回归自然、向往山林的时下风气,王守中之金笺山水颇受喜爱,可说是时代带给她的幸运。只是在金笺上作画自有其技术难度,大山水气象之挥写整合对男性画家尚见其难,而所谓“小女子、大山水”古今皆乃罕见,又岂易也?——仅凭于此,王守中的山水便已令人刮目相看了!更可贵在于她并不满足现状,仍竭力于工笔与写意之融合中砥砺前行。

近些年,王守中专程前往太行山、张家界等地沉潜写生;平时外出见好景,亦不忘随手勾写成图,坚持不懈地探究着她的山水烟云之梦。作为女性山水画家,虽其笔力温婉尚不逮雄强,但她借孜孜探究山水烟云来寻求画中灵奇,那飘逸于山水画中的片片烟云,无疑蕴含着传统与造化的精义,寄寓着她过往的笔耕辛劳,亦辉映着她当今与日后的山水新作。近闻她将于3月下旬在敬华艺术空间举办个人画展,期待之余在此谨表示衷心的祝贺。



◀ 有云更觉千山秀(中国画)

王守中 作

新作欣赏

阳光骑手与时代精神

◆ 潘耀昌

马术是一个人气很高的体育运动项目。今天非竞技型的马术运动在我国也受到普遍欢迎和热心推广。《女骑手》系列,是尹呈忠创作的以马术为题材的油画作品,1998年上海百家艺术精品展上首次亮相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尹呈忠从中学时代就喜欢画马,9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骑手系列油画。他之所以选择骑手与马作为创作题材,是因为觉得这更能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人与马的关系可以说是人与动物间最成功的一种互动,通过骑手与马的描绘,在表达造物之美的同时,画家也在强调一种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,表达自己所推崇的超越意识,甚或期望能够藉此传递更多的阳刚之气和正能量。

相较于以往的画马作品,尹呈忠的女骑手不满足于马的表现,而是通过富于变化的构图,将骑手与马匹及周围环境进行生动多样的组合,营造出一个个或恬静、或激越、或诗意的和谐场景。在这些画中,人、马和自然环境的描绘,遵循写实主义的经典语言,但又不停留在机械的如实描写之上,而是对画面中的形体造型,采用筛选过滤方法进行规整组织。硬朗的几何形与影调丰富的块面有机结合,既有效地表现画面的空间感,也增强其戏剧性效果。特别是在油画处理方法上,尹呈



■ “女骑手”系列之一(油画) 尹呈忠 作

忠借助油性丹培拉技法,在预设的肌理上进行形体塑造,注意保留笔触与肌理的颗粒感,再加上色彩纯度的弱化处理,与现实拉开一点距离,由此赋予画面一种经过理性思考后的澄明透彻之感。

如果说古代画家运用白描手法以线条画马,而徐悲鸿借助墨色浓淡以概略的明暗手段画马,那么尹呈忠则是通过更为具体实在的色彩影调画马。一般说,过于具象写实的手法有碍于对意境的表达,但是,尹呈忠经过自己特殊的处理,不但塑造了许多富有个性化的马的形象,而且还将人物与马的关系处理得别开生面,展现出现代中国女性英姿飒爽的风采,这无疑是在绘画题材与表现上的一个突破。

当代新作



■ 韩敏《唐人马球图》

韩敏书画作品精美传神

◆ 回仁

由上海市文史馆主办的“韩敏书画作品展”将于本月11日在思南路41号上海文史馆文艺沙龙开展,展出韩敏近几年来创作的人物、花鸟、草虫及书法作品近40件。今年已86岁的韩老先生是当今海上画坛的全能型画家,他的绘画艺术涵盖了中国画的各大种类,几乎是无所不能,无所不精。

韩敏的人物,白描与设色都不同凡响,无论是静态轮廓的勾勒,还是动态韵律的表现均显千姿百态,非常讲究差异化刻画和环境的渲染衬托。同样是仕女,因贵妇与丫鬟的身份不同,从面容神态到衣褶饰纹的处理上,采用不同的线条色彩来表达不同的质感,体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,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韩敏的花鸟精彩纷呈。他的双勾竹与兰花等上手就写,韧而秀劲、收放自如、能疏能密、高古清雅,使人感到清风拂动,仿佛置身于清幽岩壑之间;他的梅、菊、柳、松、荷花、紫藤、芭蕉等花卉植物,工写结合,甚至泼墨,率意挥洒,章法讲究,层次分明,意境悠远,再配上

设色艳丽的各类精细小鸟,视觉效果强烈,雅俗共赏,美丽养眼,体现出韩老丰富而细致的生活观察力和炉火纯青的笔墨技巧。

韩敏的草虫妙趣无穷。他的草虫作品相当讲究画面的美感,不论是花卉中的蜻蜓、蝴蝶、蜜蜂;草丛边的蟋蟀、蚂蚱;还是竹石内的螳螂、知了,画面构成的搭配处理总是那么巧妙自然。蝉身薄翼,蜻蜓双翅,蟋蟀对须等等,无不刻画得精致入微,栩栩如生。

韩敏的书法神清格逸。他的书法先入板桥体,后涉各代各帖博采众长,融入隶、篆、楷、行、草意味,加上画味,自成一格。平时韩老写字不论长短喜一气呵成,连《桃花源记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等三四百字的名赋他居然能全文背出,边吟边挥毫,令人不得不敬佩。韩老还擅作长题,如在画作《琵琶行》上一口气挥题600多字的长诗原作,写得烟云出没,浓淡隐现,与画融为一体,相得益彰,呈现出韩老深厚的功力和学养。

海上印社

徽派印艺的守望者胡唐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清代早中期“云间派”、“如皋派”等地域流派的孳乳,和丁敬“浙派”与邓石如“皖派”的崛起,对长期占据印坛主导地位的徽州印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。乾隆末,随着歙派重要印家巴慰祖的中年早逝,以崇尚历代经典的徽派篆刻承续重任,便落在了巴氏外甥胡唐和儿子巴树穀、巴树烜肩上。

胡唐(1759-1838),名长庚,字子西、西甫,别署城东居士。安徽歙县人。胡唐性格恬淡,不慕功名荣利,喜吟咏,尤嗜篆刻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)胡唐赴京城,与大诗人张问陶相交,为其精心镌刻了一枚“船山”狮钮玉印,张氏欣喜无比,赋长句以酬谢。

胡唐在自述篆刻创作经历时称:“余自少角(童年),寝馈不忘者三十年,以目售弃去。”知其四十岁后因眼生翳障而无奈息艺。道光年间,徽州知名印人项怀述、汪肇龙、巴慰祖等均已凋零,唯有胡唐如鲁殿灵光,岿然独存。虽然此时胡唐已偃刀多年,但并不影响他在徽派印坛中独尊的地位。胡唐篆刻得巴慰祖亲炙,加之变化气质,所作雅净秀润,风韵超逸。同籍进士程恩泽对他尤为青睐,称:“我歙艺是工者,代有其良。古蔚若程(邃),古琢若巴(慰祖),古横若汪(肇龙),惟我胡老,能兼三子之长。”鉴于“歙四子”名声斐然而作品稀少,传世印

谱难得,为了弥补“后之仰止者莫睹真龙”缺憾,休宁印人程芝华集四家印章一百九十余枚,按原大精心摹刻,辑成《古蜗篆居印述》四卷,并延请胡唐审阅、题签、作序,为后人研究清代徽派篆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。

胡唐与表弟巴树穀、巴树烜交往甚密,时相切磋。巴树穀,字孟嘉,号曙谷,为巴慰祖长子。巴树烜,号煦斋,树穀之弟。巴氏昆仲踵武家风,但取法稍异。巴树烜多效清润工致一路,而巴树穀在承袭乃父经典的烂铜印一路之外,对古玺和大篆印风情有独钟。胡唐、巴树穀一代适逢乾嘉金石学的兴盛期,出土的商周青铜彝器与秦汉玺印增多,流传也更为广泛。篆刻家对古文字的认识、借鉴,已从传统的《汗简》等以讹传讹,徒具其表的字书扩展到古玺印及古器实物上,巴氏丰富的阅历使其仿玺一路的水准要高于同辈印人。

乾嘉著名诗人赵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《论诗》:“李杜诗篇万口传,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诗歌创作不能盲目崇古、模仿,而要与时俱进,濯古来新。书画篆刻也使然,拒陈旧,求新鲜,这可以说是时代对文艺发出的召唤和挑战。反观徽派篆刻,自程邃始,奕叶传芳,箕裘相继,至胡唐、巴树穀时已领风骚近二百年。然而因恋古过甚,与新兴的浙、皖印风产生严重脱节,加上日后太平军在安徽地区激战,徽州艺术人文难逃兵燹之灾,徽派印艺曲终人渺,胡、巴诸子也成为了“新安旧体”最后的守望者。



■ 胡唐篆刻“莲花小舸”



■ 巴树穀篆刻“辛祈”